

知乎，随念文章

自古及今，才情高者，若九天星辰，光华四射，神州云天为之灿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王勃六岁善辞章，骆宾王七岁赋诗，李百药七岁能属文，刘脊虚八岁属文上书；近代梁任公“六岁毕业《五经》，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日缀千言”可谓才华横溢，令人艳羡。

然今学者，至为文之际，则抓耳挠腮咬笔杆，键盘声声只为袭人旧作，拾人牙慧，或换术语，或改句法，时添时删，不胜其苦。因其皆速成之作，故文法杂乱，辞不达意，无真知，乏灼见，徒然费力耗神，收效甚微。纵使所谓文学家，作品亦屡见瑕疵，凡此种种，所以然者何？一言以蔽之，缺童子功也。

余尝究古之进士，博取功名之法，结论庶几一也，以叶公绍钧先生之言概之即：“多读多备多思也”

古人云：“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”，又云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”，实乃为文根基，百读知义，仿前人佳句妙语，加之个人见地，自有妙悟可得。

于此，张元善公之“立体之懂”，可谓精妙

一曰：逐字逐词释义具解即“咬文嚼字”。

宋代程颢曰：“凡看文字，须先晓其文义，然后可以求其意。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。”以现代视角言之谓之“抠术”，抠，须持恒；抠，必深究。孙犁《荷花淀》自然清新，脍炙人口，语言根基深厚，有几人知其乃十五载究读《聊斋》之功耶？臧克家名作《老马》、《有的人》谁人不爱？又有几人知乃其十载攻读《古文观止》所务之基也？此皆其咬文嚼字，细心揣思得要，致用之必然也。

二曰：知术语之义乃为文前提。

于稚子之教，可循序渐进，徐徐而谓之。如读古文佳作，语之何为起，何为承，何为转，何为合。如此反复，常读之，熟背之，涵咏之，仿用之，则文法日有所进，期也。于此，王荆公之《读，<孟尝君传>》，可谓佳例。姑录于此：

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。嗟乎！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岂足以言得士？不然，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？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

犹忆武安国先生评此文：谓之起承转合，布局严谨，跌宕起伏，笔势峻拔，一反常人之平板单调，实乃文识卓尔不群之千古绝唱！信失，公允之论也！

三曰：朗诵成文，渐知文意。

《诗大序》言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行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此一语道破诗之特质，学诗与吟诵之关联，可谓高论也。

余谓古典诗文，意境深邃，言语精甚，音乐铿锵，声韵和谐。若能口念耳闻心随手动，则必会渐入佳境，或慷慨陈词，或深情倾诉，或沉痛独白诸基调，岂不可体味耶？其抑扬顿挫之预期不可绘耶？其精义岂不知其一二耶？倘吾华夏子民能自幼熟读国学典籍：《诗经》、

《四书五经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等，洋洋数百万言，了然于胸，若百万雄师，任自调遣，达到“胸藏万汇凭吞吐，笔有千钧任翕张”的自由。何愁雄文大作不能问世？

现代国学教育之悲，悲与世人急功近利，悲与一考定终身之体制。师者视幼童如饥鸭撬口填之，其效若何？囫囵吞枣，食而不化；全盘接收，俾后生乏真知，短灼见，丧失“自我”，童真童趣荡然无存。加之世风重理轻文，国学式微。学子读书太寡，积淀不深，脑海之中空空如也，言数语犹多病，何来文从字顺，字字珠玑，文思泉涌？苏轼自谓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，滔滔汩汩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！其他，虽吾亦不能知也。”如此变换自如，行云流水般之自然畅达之境，恐当今后学惟望境兴叹矣。

悲夫，痛哉！